

在地與全球，台灣與世界

雲門舞集是台灣經濟發展之外的另一個奇蹟，其發展的路徑值得台灣社會學學習。創辦人林懷民赴美習舞，學的是西方的舞蹈語言。回台後，先是以台灣歷史素材編舞（如「薪傳」），然後逐漸從身體語言本身思考突破之道，開始學習太極拳與太極導引，但卻仍以西方題材來編舞（如「流浪者之歌」），晚近則結合中國的身體哲學與中國的題材（如「狂草」）。西化與在地化，在骨架、血肉與精神三個層次相互拉扯與糾結，其整體的發展圖像是在歷經西化的訓練之後，力求在三個層次都做到在地化。

可以進一步申論的是：最在地的，才是最全球的。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純粹的、不受「污染」的在地化。一開始，我們都已經受過西化的訓練，我們的在地化，是在西化訓練的背景下開展的，自始，我們的在地化就與西化糾結在一起。如果我們的在地化能開創出新局，一定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浮現，從而是國際化下的在地化。身處邊陲，但卻認真看待中心，不妄自菲薄，也不劃地自限。知道方向，但卻與不確定性為伍，這不僅是做學術研究的實況，也是台灣社會學家面對全球化的實況。在此實況下，力求在骨架、血肉與精神上同時掌握到在地特色，藉此將西方個案化、將在地普遍化，從而做出最全球化的貢獻。

本期兩篇研究論文，或者透過命名的方式來探討普遍的性別差異，或者透過病患的作為來反思社會的本體論，都是以在地的題材來探究具有全球意涵的基本議題，體現了「最在地的，也是最全球的」精神。兩篇研究紀要，則與台灣本地既有的研究進行細緻的對話；正視台灣社會學社群本身的研究成果，嚴謹地與之切磋，既是促成在地學術社群認同與自主的日常作為，也是深化在地研究的必經之路，由此，我們才可能做好「最在地的，也是最全球的」準備工作。

前面三期所揭櫫的融合「學術與生命」、「深挖基本議題」與「培養歷史感」，加上本期所主張的「貫通骨架、血肉與精神」，可以促成「最在地的、也是最全球的」真正國際化，進而讓台灣社會學家有能力對台灣社會、對全世界做出深刻的貢獻。

謝國雄

